



# 乡村爱情

2

张继 / 著

作家出版社

# 乡村爱情

2

张 继 / 著

作家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乡村爱情. 2/张继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8. 1  
ISBN 978 - 7 - 5063 - 4233 - 9

I. 乡… II. 张…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07449 号

## 乡村爱情 2

---

作者: 张 继

责任编辑: 朱 瑛 钱 英

装帧设计: 源大设计工作室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zuojia.net.cn

印刷: 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2 × 210

字数: 350 千

印张: 12.25

插页: 1

印数: 001 - 15000

版次: 2008 年 2 月第 1 版

印次: 200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4233 - 9

定价: 27.00 元

---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 作者简介

张 继 1967 年生于山东枣庄市峄城农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作家。现在济南市文联专业创作。张继是中国当代乡村现实主义小说代表作家之一，作品多次被《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新华文摘》等国内重要选刊选摘，收入各种文学选本。曾获山东省首届齐鲁文学奖和中国电影华表奖最佳编剧奖。已出版小说集《玉米·玉米地》、《人样》、《村长的耳朵》，长篇小说《去城里受苦吧》和《乡村爱情》第一部，由其编剧的电影《男妇女主任》、电视剧《乡村爱情》第一部，曾获国内多项大奖，创年度收视之冠。

《乡村爱情2》这部情节生动、起伏跌宕的新农村故事，具有独到的特点，风格质朴，乡土气息浓郁，把所想表现的农民的善良、幽默、智慧、猜忌以及看待浮华世界的仰视视角，在困难面前的大智大勇、喜怒哀乐和消极颓废等内心世界都生动地表现了出来。

这是作者继《乡村爱情》之后推出的又一部现实主义作品。

责任编辑 朱 瑛 钱 英  
封面设计 源大设计工作室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http://www.ertongbook.com)

—

王小蒙家的豆制品厂开业，专门请了一班“二人转”过来搞了一个庆典，人多事杂，本来想让谢永强过来帮忙，但是不巧的是，谢永强正好请了县里的王技术员来给果园设计水渠，就没有来成。王小蒙只好把养殖场的场长刘一水找了来。

刘一水曾经是谢永强的情敌，尽管现在已经和谢小梅定下来了，但是在谢永强的爹谢广坤看来，仍然是最危险的因素。谢广坤来王小蒙家看热闹，看见刘一水在戏台上忙前忙后就感觉有点不舒服，他想，这事本来应该是永强做的，永强就是不做也轮不到你。

但是他又不能上台上把刘一水拉下来，想了想只好去找谢永强。

谢永强正在自家果园附近的山坡上带着王技术员测量着水库到果园的高度，谢永强想修一条水渠，把水库里的水引到他的果园里。王技术员拿着个测量仪器，不时地东照一下，西照一下，他不时地在本子上记着什么。谢永强在王技术员一边站着，给王技术员递着水：不着急，慢慢来。

王技术员是个急性子人，他说：能不急吗，抓紧帮你设计完了，好开工。

王技术员一边说着一边又把测量架支了起来。

谢广坤这时跑了过来。

看样子一路上他跑得很快，额头上的汗挂了好几道，看见谢永强，他仓惶地在额头上抹了几把就喊上了：永强，快点到王小蒙家去，你要

不去，弄不好会出事。

谢永强实在想不出会出什么事情，疑惑地问谢广坤：爹，说什么呢你，能出什么事？

谢广坤很夸张地说：刘一水在王小蒙家忙活呢。

谢永强笑了，说：他忙就忙，又能咋了。

这话谢广坤不乐意听了，他说：谢永强，你别小看了刘一水，刘一水什么人，用句书面语言说是你的竞争对手，用句庄户话说是你的情敌，你怎么这么沉得住气呢？

谢永强哭笑不得，说：爹，什么情敌不情敌的，你就知道乱说，人家刘一水跟谢小梅都定下来了。

谢广坤也有谢广坤的道理，他把谢永强最不爱听的一段往事又提了起来，他说：定下来都不能变了？你跟香秀当初也定下来了，还不是照样没成。

果然，谢永强有些不高兴，摇了一下头。

谢广坤说：停下来，不愿意听这个是不是？好，好，你不愿意听，我就不说了。走，你快到小蒙家去，正是你露脸的时候，你要不去，真是可惜了。

谢永强坚决地说：我不能去，王技术员是我专门请来帮我设计引水渠线路的，我哪能走。爹，我跟小蒙的事没问题，今天王技术员来的事我也给她说了，不去没事；再说我已经给小蒙买了花篮送去了，你别瞎操心了，回去吧。

谢广坤说：送个花篮管什么，人家刘一水还送了两个呢。然后又语重心长地叮嘱永强：永强，那个刘一水可不像个好人啊，你可不能大意了。

谢永强笑着说：你眼里就没个好人，爹，你就给我省省心，别给我添乱了。

谢永强一边说着，一边拉着王技术员走。谢广坤还想上前拦谢永强，看看王技术员肩膀上扛着的仪器，知道拦也没有用，眨巴了几下眼睛。

谢广坤是个点子来得比较快的人，他想，即便是谢永强不去他也不

能由着刘一水在王小蒙家随便折腾，那样太不像个事，好像他刘一水才是王小蒙对象似的，他谢广坤也没有面子；再说王小蒙家搞开业庆典，他谢广坤也不能落后了，毕竟王小蒙早早晚晚是他儿媳妇，他一个做公公的不去，实在有点不对。想到这里，谢广坤对着谢永强和王技术员走的方向大声说：你不去，我去！

王小蒙家门口这时候已经很热闹了，戏尽管还没开演，但是几乎把村庄所有的人都吸引了过来。刘一水在台上张罗着演员们的桌椅板凳和道具。村主任长贵在维持着台下的秩序，而王小蒙和她爹王老七则在一侧给大家送着茶水。刘能、刘英娘和谢大脚挤在了一起，他们找到了一个最好的地方，在人群中显得很显眼。

长贵看见了谢大脚，连忙跟她挥手打招呼。谢大脚两只眼睛光看舞台了，没有看见。

长贵只好使劲咳嗽，以期待自己的响声引起谢大脚的注意。他接连咳嗽了好几声，没有惊动谢大脚，却惊动了刘能。

刘能撇着嘴笑，说：要谢大脚过来就喊，咳嗽什么，还、还装呢。

长贵讽刺他说：我没你脸皮厚啊。

刘能摸了一下脸，一本正经地说：我这脸皮不厚啊。

刘英娘在公共场合最怕刘能惹事，警告刘能：少说一句吧，没有人把你当哑巴。

谢大脚这时候已经看到了长贵，她走过来，拍了一下刘能的脑袋，说：去，一边去。

刘能还不愿意走，说：碍你跟长贵站到一起了是不是，我还非不走了。

刘英娘拉了他一把，说：能的你，过来。

刘能只好让开。

长贵在谢大脚身边站好了，对王老七喊：老七，人都来的差不多了，该开演了吧？

王老七说：就演。

王老七冲台上喊了一声：一水，招呼各位老师，演吧。

刘一水答应着，不过，他建议在开演之前，让王小蒙到台上给大家

讲几句。王小蒙脸皮薄得很，不好意思，连忙摆着手说：我不讲了，大家都怪忙的，你就代表我随便说几句，然后让师傅们抓紧开演吧。

刘一水说：那好，小蒙不上来，我就替她给大家说几句。

话刚说到这儿，谢广坤从场外跑了进来。他跑的速度很快，一到场地就往里面挤，人群一下子就被他挤乱了。

刘能被挤了一下，刘能跳起来：踩我的脚了。

谢广坤说他：吵啥吵，还能把你踩成残疾了？

这话有点损，刘能不爱听，反驳着：你，你说的什、什么话。

长贵以一个村主任的身份提醒着双方：都少说一句，别耽误大家看戏。

谢广坤和刘能都停了下来。刘一水已经在台上开始代表王小蒙讲话了。刘一水说：……这条新生产线一上，小蒙的豆制品厂，不但能生产豆腐，还能生产豆浆、豆腐皮、豆腐干、豆腐泡等等一系列豆产品，作为她的同学，她的老大哥我深深地为她感到高兴……

人们鼓起掌来。

谢广坤撇嘴，反对说：永强才算小蒙的同学呢，你算个啥。

刘能忽然想到什么，问：对了广坤，永强呢，永强怎么没来？

谢广坤感觉到刘能话里隐藏着一些不太好的东西，他觉得不能显得太软弱了，他说：永强有重要事情，让我代表了。

刘能不相信，笑着说：老谢，你骗谁呢。

谢广坤说：骗你什么，身上就这几块肉，你有什么好骗的。

刘能仰了一下下巴，说：代表不同于一般观众，都在台上站着呢，哪有在台下的，嘿嘿……

谢广坤有些尴尬，两只眼睛瞪起多大。谢广坤在数着台上的人数，他发现王老七一家，还有刘一水等等几个重要的人果然都在台上，他心里开始不舒服了。

谢大脚看出来谢广坤的不舒服了，她说：广坤，你不会跑到上面去吧？

刘能马上把谢大脚这句话接了过去，他有点轻视地说：他就是想、想往上面跑，人家王老七也不会让。

谢广坤不说话，在憋着气。他其实是在作着思想斗争，说句实在话，他很想到台上去，只是他现在还缺乏一点点勇气，或者说力量。

谢大脚忽然给他加了一把劲。

谢大脚看谢广坤一眼，小声对刘能说：你个缺德玩意儿，你就少说一句吧，别把广坤给逼急了，他真跑到上面去，多不好！

谢广坤获得了力量，他不高兴了，声音很高，他说：我就是跑到上面去又能咋的，王小蒙是永强的未婚妻，我是她老公公，将来她跟永强结婚，这豆制品厂还不得归我们家永强。我就是跑到台上去，还能差了事？

众人都看谢广坤。

王老七走过来，给谢广坤打招呼：广坤来了，你这是……

谢广坤趁机说：来了亲家，他们几个好像说我来了不合适，亲家，你说我来了合适不合适？

这话问得太突然，等于一点也没给王老七留余地，王老七别的话不能说，只能说：合适，合适，再合适不过了。

谢广坤得意了，笑着：就是嘛。

众人笑。

刘一水跟谢广坤客气着：广坤叔，要不你上来讲几句？

谢广坤一下子显得很激动：讲几句就讲几句。

谢广坤真的往台上冲过去。

王老七、王小蒙都有些意外。他们相互看了一眼。

李大国的车开过来了，谢小梅在车上坐着，她是来找刘一水的。养殖场有点事情要刘一水亲自处理，她找了好大一会儿也没有找到；后来李大国说刘一水一定在这里，谢小梅还有点不信，现在看见刘一水真的在，她有些不舒服。

她虽然和刘一水都登了记了，但是，有意无意间刘一水的心里不时地要出现王小蒙的影子。她为这事感到头疼。她从车上下来。

李大国对谢小梅说：看，我说刘厂长一准在这里，没错吧。

谢小梅向台上看着，没有说话。

刘一水想拉谢广坤上台，谢广坤却说：不用，不用，我身子骨硬着

呢，你下去吧。

刘一水没想到谢广坤会这么说他，有点不好意思，脸红了一下，但是他也不想下去，他说：我下不下没关系，你讲你的。

谢广坤说那话的目的不是有没有关系的问题，实质上是想让他离开，因此谢广坤讲了一句更加过分的话，他说：一水啊，你还是下去吧，你不下去，我这话还讲不出来了。又说：你下去吧。

刘一水有点急眼了，红着脸说：我，我还要主持呢。

谢广坤寸步不让，继续说：主什么持，就这点事，你，你还是下去吧。

刘一水只好说：小蒙委托我了，我下去，不好吧？

谢广坤说：小蒙，是我们家里人，有什么不好的；再说，实在不行，我也能主持了。

刘一水笑：你，你主持……

台下人听谢广坤要主持都笑了。刘能有些羡慕地看着谢广坤。王老七、王小蒙看着谢广坤在台上搅局，有些不高兴。但是也不好说什么，只好忍着。

谢小梅早就看不下去了，挥着手跟刘一水打招呼，示意刘一水快回场，有事情等着他呢。刘一水看出谢小梅生气了，连忙把话筒交给了谢广坤，说：好，好，你想主持，你就主持吧。

刘一水从台上走下来，跟王小蒙招呼了一下，走出人群，追谢小梅去了。谢小梅赌气不理刘一水，刘一水拼着命地给谢小梅解释，说：小梅，别生气了好不好，本来我也是不想去的，可是小蒙打电话给我说她一个人忙不过来，让我去帮忙，你说我能不去吗？

谢小梅说：人家有谢永强呢，你跟着着什么急啊。

刘一水说：谢永强不是没时间吗？

谢小梅说：你有时间，你是把自己的事情放下来了，当然有时间。一水，咱们可是说好了今天商量销售的事，我过来一看，找不到你了。王小蒙的事就这么重要，比你自己的事还重要？

刘一水不说话。

谢小梅说：你没见谢广坤一个劲赶你吗，你还不想下来，我在底下

看着都有些难为情。

刘一水说：小梅，别说了，以后小蒙那里我尽量少去就是。

谢小梅说：这话我都听了无数遍了，不管用。

刘一水走上前，说：这回一定管用，要不我给你写在纸上。

谢小梅忽然笑了，说：谁让你写了，我至于这样嘛。

刘一水一走，谢广坤乐了，笑着说：早就该走的，你说人家姓王的办庆典，他一个姓刘的外姓人，来凑什么热闹……

谢广坤这话说得有点响，很刺耳。王小蒙不高兴，自语着说：广坤叔怎么这么说话呢。

小蒙甚至要上台拉他。

王老七拉住王小蒙并提醒王小蒙，说：谢广坤是你未来的老公公，别伤了他的面子。

王小蒙无可奈何地看着谢广坤在台上表演，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刘能是个很喜欢出头露面的人，他发自内心地向谢广坤表达着自己对谢广坤的羡慕，他说：广坤露脸了，好！

刘英娘拉了他一把，说：好什么好，乱叫什么，你看王老七给气的。

刘能进一步表达着对谢广坤的羡慕：别管王老七气不气，人家谢广坤这叫场面，什么时候也让玉田办这么一场，我、我也场面场面。

刘英娘批评着他胡说八道。

长贵这一会儿忽然有一种被冷落的感觉，他说：七哥，到底还演不演了，大家是来看演戏的，又不是听他们胡说八道的，是不是？

王老七冲台上喊：广坤，你快下来，让大家看戏吧。

没想到谢广坤还不高兴了，他说：七哥，我还没讲呢。

就这一句话，就把王老七给堵住了。王老七是老实人，只好由着谢广坤，他陪着笑，说：好，广坤，没讲啊，那你继续讲吧。

谢广坤看出点什么了，说：七哥，是不是我在这上面站着，你生气了，你要生气我这就下去。

说着，谢广坤做出要下去的姿势。王老七连忙上前拦他，说：广坤，我不是那意思，我没生气，我只是……你，你爱怎么讲就怎么讲

吧。

谢广坤说：七哥，你真没生气？

王老七说：没生气。

谢广坤笑了，说：我琢磨你不能生气，咱们是亲家，你生谁的气也不能生我的气，是不是？那，你不生气我就继续讲了。

王老七说：继续，继续。

王老七说着走出。王小蒙看出王老七生气了，也跟着走了出去。谢广坤继续讲着，他主要讲了永强没来的原因，他说，如果永强有时间根本就轮不上刘一水，还说刘一水来纯属误会。王老七一家听着都有点被气晕了。

王老七叹息着，说：你听听谢广坤都在说些什么，这小蒙跟永强还没结婚呢，他就在咱们家里主持起工作了，他也太不把自己当外人的吧。

小蒙娘说：快让他走吧，都还等着听戏呢，好好的事，不让他搅了吗？

王小蒙说：我去赶他走。

王老七说：你不能赶他，他是你老公公，你赶他别人要说你不懂事的。

王小蒙说：那也不能由着他胡说八道啊。

王老七想了想，说：让永强来叫他。

王小蒙走出。

小蒙娘说：你看这事弄的。

王老七叹息着站起来，说：谁让我摊上了这门好亲戚呢。

谢广坤在继续讲着：刘一水刚才说了，小蒙豆制品厂扩大规模，他高兴，这话不太可信，小蒙挣再多的钱也落不到他腰包里，他高兴什么？假的，假高兴。要说真高兴的，应该是我们家永强，因为这钱早早晚晚还不是我们家永强的，大家说对不对？

刘能挤到台前，说：广坤，行了，你今天牛皮大了，我都眼馋死了，你快下来吧。

谢广坤说：眼馋也没用，有本事你也让赵玉田办个庆典，你也上来

露露脸，也让我眼馋眼馋。

刘能不高兴了：什么话这是！

谢广坤说：是不是玉田不给你机会，那，你就继续眼馋一会儿。

刘能感觉很没面子说：嘁，我要想露脸，玉田还不得紧密配合，我本分人，不弄这事。

谢广坤说：兄弟，吹吧你，别把牛吹死了。

刘能说：我才不吹呢，玉田要不配合我就不姓刘。

谢广坤说：那你指定得改姓。

刘能说：你才改姓呢，不信，是不是？不信咱们打赌。

谢广坤笑着说：赌就赌，我还能怕你。

刘能开始转着脑袋在台下寻找刘英和玉田。玉田的爹赵四告诉刘能：玉田和刘英两口子在苗圃里干活哪，没有来。

赵四说：亲家，找他们有事啊？

刘能说：这不是谢广坤说我吹牛吗，我就要让大家看看，我刘能没吹。

赵四说：大家也都看到了，你嘴上什么都没有，光光滑滑的，什么都没有，也什么都没吹。

刘能说：光看到没用，关键是玉田要紧密配合。

赵四说：怎么紧密配合？

刘能说：玉田的花卉基地都弄这么大了，也搞这么个庆典，让大家乐和乐和。

赵四摇头：玉田那事怎么能跟人家小蒙比，我觉得没那个必要。

刘能说：老四，你不同意是不是？

赵四说：不是不同意，是觉得无所谓。

刘能看着赵四笑：你这话说对了，你同意不同意是无所谓。

赵四说：你怎么这么说话呢？

刘能说：你是家里的四把手，不是无所谓又是啥。

赵四有些尴尬。刘能说完走出。刘英娘追过来，问：你胡说八道完了，去哪？

刘能答：我去找玉田。

刘英娘说：放着好好的戏不看，又要找事，你等着、你等着。

谢永强听王小蒙说他爹谢广坤在王小蒙家的庆典上胡说八道的事，就气冲冲地跟王小蒙跑了回来。

谢广坤还在台上表现着呢。他好像正要代表王老七、小蒙娘、王小蒙还有谢永强向广大群众表示感谢……

谢永强冲了上来。谢广坤的眼神立刻变了，还要让谢永强也讲上几句，谢永强却催促他快点走。谢广坤不想走，说：我还没讲完呢。谢永强却说家里有重要事情等他回去。谢广坤不知道家里有什么事情，非要弄清楚不可。谢永强没法，为了让他走，只好骗他说他表叔齐镇长齐三太来了。

谢广坤一下子兴奋起来：齐镇长来了？

谢广坤向大家骄傲地喊：不好意思，本来我还要坚持到底的，齐镇长来了，我得回家看看。七哥，不好意思啊，开演的事你就宣布吧，我走了。

谢永强拉谢广坤下台。

听说齐三太来了，长贵动了一下，他对谢大脚说：齐镇长来了，我该去看看。

谢大脚坚定地：不去。

谢大脚抓住了长贵的手。长贵有点心神不安。

台上一演员喊：还宣布吧？

王老七懊恼地挥着手：都这样了，还宣布个啥，演吧。

演出终于开始了，一班演员在台上翻着跟头，乐队拼命地敲着家伙，震得人耳朵发疼，大家的嘴巴都张了起来，张成各种各样的形状，好像要把几个演员吃到嘴里似的。

刘能这时候在与女婿赵玉田商量着要办个庆典、他如何露一下脸的事情。刘能在谈这件事情之前先给赵玉田来了一个绕眼法，把个赵玉田狠狠地夸奖了一顿，他说：你看我的女婿多能耐，把个花养得都不像个花了。玉田说：不像花像什么？刘能说：像钱。

这话太经典，把玉田和刘英两口子都乐得跳了起来。

刘能见时候差不多了，趁机说：你们两口子还笑呢，我今天可是在王小蒙家门口丢了大人了。接着，他就把谢广坤的话很夸张地给玉田夫妇讲了一遍，他说：玉田啊，刘英啊，谢广坤笑话你爹我呢，说刘能你看看，我们家永强找的这个媳妇多让我谢广坤露脸，又是搞庆典，又是让我登台发言，你的女婿不行。

刘英问：谢广坤真这么说的？

玉田说：不会吧。

刘能说：又不是什么光荣的事，我骗你干吗？我这么大岁数了，被人小看就小看了，关键是你们。

玉田、刘英没有说话。他们都在想着这件事情的真实性。

刘能看看玉田好像无动于衷，感觉必须采取点激将法，他说：既然你们都无所谓，这话就当我说！我走了。

刘能说着大步走出，一副一去不复返的样子。刘英还想站起来叫住他。玉田却把她按住了。刘英挣扎着。玉田小声说：你放心，你爹还会回来的。话音刚落，刘能果然站住了，说：我原来以为你们听到这事会生气呢，没想到，唉，算我没有摊上个好女婿。

刘能这回是真的要走。刘英、玉田都站起来。

玉田说：爹，你到底想让我干什么，直说吧。

刘能说：爹没别的意思，就是也想让你办个庆典，爹也到上面讲几句，露露脸，好看，顺便着也打击一下谢广坤的嚣张气焰。

玉田、刘英听了都笑。

刘能说：你们别笑，我估计我这辈子生命结束之前也就这一个心愿了，你们要不帮着我实现，我会死不瞑目的，我这回真走了，你们商量着办吧。

刘能丢下这话走了。刘英问玉田：怎么办啊？玉田想了想回答她：等我想好了再说。

谢广坤回到家发现齐三太齐镇长没来，很生气，抄起一根棍子要打谢永强。谢永强说：我不骗你，你能来吗，人家小蒙家办事，你说你……你跑台上咋呼个啥？

谢广坤不理解了，说：怎么，你的意思是不该去？

谢永强说：我也没说你不该去，你去看看热闹也行，还跑台上讲什么话。

谢广坤觉得谢永强是没有把自己的位置摆正，简而言之有点小看自己，他不服气地说：我是你爹，王小蒙是你媳妇，我不该讲吗？我讲多了吗？我讲那么多还不是为了你，村里老少爷们儿都在呢，我这么讲就是证明你在他们王家的地位很重要，你明白不明白。

谢永强说：不明白。

谢广坤说：不明白你慢慢想去吧。

谢广坤转身走。

谢永强说：你还去哪里？

谢广坤说：我再回去看看。

谢永强说：小蒙都让我把你往家里叫了，你还好意思去，你别去了。

谢广坤说：真是小蒙让你叫的？

谢永强没说话，转身走了。

谢广坤觉得谢永强是把他的好心当成了驴肝肺，他在永强娘面前发着牢骚：嗨，我儿媳妇搞庆典，我去还能错了，这弄得王老七不高兴，王小蒙不高兴，谢永强也不高兴。我辛辛苦苦的，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永强他妈的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我还不是为了他。

永强娘说：你不错还能咋的，人家王小蒙不是还没跟永强结婚吗，你还真事似的跑到人家里胡说八道，当家做主。别说还没结婚，就是结了婚，你也不能这样，人家王老七多少还得有点主权吧。

谢广坤认真地听着。永强娘继续说：你跟王老七倒个个想一想，要是你，你能愿意？

谢广坤想了想，说：你这么一说，还真有点这么回事；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永强要跟王小蒙结婚了，我这么做谁也说不出别的了，他娘，我看琢磨着抓紧让小蒙跟永强把婚结了得了。

永强娘说：我早就急着抱孙子了，可人家两个一豆制品厂，一个果园，拿结婚不当回事。

谢广坤说：他不当回事，我得当回事，王小蒙现在可是财神，可不